

# 從寮國情勢看越、俄、中共印支的角逐

羅石圃

寮國先有左、右、中三派的鬥爭，繼有三頭馬車的永珍聯合政權，至變色後，寮共政權雖早已淪為越俄的附庸，但沿「滇寮公路」的寮北，則始終掌握在中共駐軍手中，仍然是鼎足之勢，然而北平竟于前不久將其寮北所有駐軍悄然撤退？原因何在？這對俄、越、中共在印支的角逐，具有重大影響，值得探討。

## 一 寮國曾是中共脅迫越共合夥排俄的要地

寮國，是沒有海口，也沒有鐵路，全國人口不過三百萬的落後國家，一向都不受重視，但自俄毛對印支從事爭奪以來，此一內陸山國，則形成了雙方先爭之地。越戰乃以寮國為序曲，北平之所以能迫使河內不惜放棄莫斯科所標榜的和平路線，重新跟隨它採取武鬥奪權，便是從一九六〇年出兵參加寮戰開端。

寮共原分兩部，由中、越共分別哺育而成，前者以豐沙里為基地；後者以桑怒窠巢。至一九五八年，寮共爲了爭取美援裝備，此兩部份武裝均開入永珍接受點驗收編，以致被禁于永珍，至來年多始逃脫樊籠，分別竄回其老巢，中共立即將其駐于滇邊的部隊開入寮北，與竄回的寮共武裝會合，向永珍追擊部隊展開反攻，遂點燃了寮國的戰火，以致河內不得不向北平表明棄和從戰的態度，同時出動重兵參加寮戰，中共亦以其脅迫越共重拾武鬥路線的目標，業已達成，迅即恢復了它對河內的軍援，從此寮戰即以北越部隊為主體。

至于河內在日內瓦協議停火後，其所以跟隨蘇俄的路線，乃慌于長期跟隨中共從事「武裝解放」的後果，難免使其淪為北平的附庸，所以祇有止戰從和，並藉蘇俄以平衡中共，但在寮戰興起後，何以又重拾戰爭路線？這是因爲河內深悉如果甘讓北平直接支援寮共武鬥奪權，使醉心于「鎗口裏出政權」的「南解」、「棉共」，都可得到中共經由寮境的軍援補給，便形成了北越陷于中共伸展的勢力四面包圍之中，蘇俄亦鞭長莫及而苦于愛莫能助，所以河內不得不斷然揮軍入寮，向北平表明了不惜棄和從戰的態度。

其實中共發動寮戰的目標，正是爲了脅迫河內不能再與它合夥輸出戰爭，迨至越共已進軍寮國從事攻城略地，其重拾「武裝解放」路線的立場既已顯明，這使北平在印支的角逐中，不僅可以指使越寮共驅逐美軍，且已跟隨它排除蘇俄，可見寮國在印支地

區羣雄逐鹿戰略地位的重要。一九六二年的第二次日內瓦會議，以討論結束寮戰為主題，出席此次會議的美國副代表蘇立文（William Sullivan）曾向中共代表調侃地說：「北平妙想挑起美俄戰爭，以便從中取利，這是不可能的。」<sup>①</sup>這便顯示寮戰以組織永珍三派聯合政府而達成和平，正是出于美俄聯合制止北平夥同河內輸出戰爭的手法。

繼寮戰停火之後，南越戰火的重燃，仍然是以寮戰為導火線，第一，由于「南解」眼看到寮共已由「武鬥」而分享到了永珍政權，亦想如法炮製；再以寮共在戰爭中所奪佔的寮東地區，有道路可以通達南越——即以後著名的「胡志明小徑」，無須經過十七度停火線，便可將軍援運入「南解」手中，所以一九六二年十月，「南解」總書記阮文孝應邀訪問北平，與郭沫若廖承志發表聯合聲明，而要求在西貢成立聯合政府。<sup>②</sup>永珍的聯合政府既然是經由戰爭而得來，「南解」要使它在西貢翻版，便只有倚賴戰爭，同時，上項聯合聲明，更可證明中共力主發動越戰，仍然在脅迫河內棄和從戰以驅美排俄，假如河內有所顧慮，則北平可以經由寮共控制區直接支援「南解」作戰，河內自不能聽任「南解」倒向北平，所以祇有担负起戰爭的任務。

## 二 興築「滇寮公路」的戰略意義

在北平悉索敝賦支援河內進行越戰的過程中，雙方對寮國爭奪之激烈則與日俱增，中共先是以全力排除蘇俄的勢力為首要目標；最顯著的，為親俄派的中立軍司令康列在防地被刺負傷，由蘇俄駐寮使館送到莫斯科就醫，至傷癒回國，竟遭其部屬迫使出國流亡，使中立部隊從此與蘇俄的關係中斷，又如作為寮共掩體的「愛國陣線」主席蘇法努馮，其長子從莫斯科學成歸國，竟遭到了清門，以「蘇修特務」罪名執行槍決，<sup>③</sup>以致蘇俄在寮共陣營的勢力一度銷聲匿跡。

至布里茲涅夫入主克宮，蘇俄對河內不斷給予軍援，其影響力乃又逐步升高。同時它一方面透過越共給予寮共裝備補給以爭取領導權；另一方面又針對永珍聯合內閣閣揆溥瑪的願望，促使河內撤出駐紮于寮北瓦瓶平原的部隊，俾寮共武裝無可倚恃而不得不棄戰從和，其實河內此一期間最期望于永珍的，為禁止美國B五二飛機轟炸寮東的胡志明小徑，所以蘇俄駐寮大使米寧（Victor I. Minin）經常往來于河內、康開、永珍之間，便是為了促成越寮雙方的願望實現，以結束寮國的戰爭，在胡志明死後，柯錫金到河內弔唁離去不久，永珍部隊在瓦瓶平原突然捷報頻傳，沿十九號公路勢如破竹，一直收復了寮越交通樞紐的川壙，一般都認為這是柯錫金在河內所施的重大壓力，乃迫使越共領導階層在新喪之後，不敢不遵從蘇俄對寮國和談的斡旋。

註① 「匪俄在東南的競爭」，本刊、四卷、六期、一九六五、三、十、黎世芬著。

註② 同註①。

註③ 「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」，本刊、八卷、八期、一九六九、五、十、拙著。

但令人費解的，是次年春間，北越部隊又向寮北捲土重來，且攜帶了蘇俄先前限定不准使用于越戰以外的俄援新武器——重坦克與長程重砲<sup>④</sup>，顯然此一戰役，乃得到了克宮的允許，至于蘇俄為何如此出爾反爾？這從中共所築的『滇寮公路』正于此時延展到了瓦瓶平原與十九號公路啣接的猛綏，即不難窺見此中奧妙。

當一九六二年第二次日內瓦協定達成寮國停火前，北平已認定夥同越共輸出戰爭的計劃將成畫餅，寮國即將落入俄越的和平圈套之中，美俄勢力亦會威脅到其臥榻之側，它乃利用機會與永珍聯合政府簽訂了建築『滇寮公路』的協定，這條公路從『昆洛公路』延伸而來，以豐沙里為起點，東向猛信而南展到南他，除由南他以支線沿湄公河東岸伸至景果——為與緬甸南揮邦戰略要地江拉的渡口而外，其主線則折向東南方展至猛綏，啣接橫過瓦瓶平原直達北越奠邊府，且可與胡志明小徑交聯的十九號公路相通，再從猛綏南伸而以與泰國一河之隔的北濱為全線終點。此路迂迴曲折，極富戰略價值。

中共建築這條公路，不僅一肩担承所有經費，連所需員工，也都來自大陸，除動員大批技術員工而外，另行出動了工兵部隊，及護路的高砲部隊與步兵，所以全線及其附近地區都變成它的租界，連永珍政府官員及皇家部隊都不准擅越雷池，可見它對寮北戰略地位的重視，及其不惜花費如此鉅大的人力物力以建築此一戰略公路陰謀之深遠，無怪當年蘇俄敢于開罪溥瑪，鼓勵河內部隊向瓦瓶平原捲土重來，重新控制十九號公路。

### 三 北平為何放棄寮北

據一般估計，中共沿『滇寮公路』駐防的部隊，其總兵力為一萬七千人，此外尚有約二千五百名技術人員，及由雲南移植而來的少數民族居民，中共控制『滇寮公路』的寮北地區，是以割據豐沙里的寮共波發（Khamovane Bourta）部為傀儡，在永珍變色前，幾乎形成了化外，當一批美國記者訪問寮國參謀部，在問到桑怒方面的敵情時，簡報的人無不對答如流，但對寮北的情況，則一問三不知，並指出永珍對豐沙里的了解，尚不及美國人對月球上的事知道得多<sup>⑤</sup>。

何以致此？這是由于在溥瑪主政時代，一向都是引中共以制北越，所以當滇寮公路延至猛綏時，永珍既不循俄越的要求予以阻止，至河內部隊重佔十九號公路，中共又另築一條支線與十九號公路平行，穿越瓦瓶平原直抵北越奠邊府附近，永珍亦視若無睹，這對河內雖如芒刺在背，但在當時的永珍則樂觀其成，認為中共在寮北的勢力，大可阻止寮國淪為越南的附庸。

然而，據今年六月十五日美國『洛杉磯時報』刊載來自曼谷的消息：自六十年代初期，中共派駐寮北担任築路和護路的武裝

註④ 「寮國和談的經緯與評價」、本刊、九卷、十二、一九六九、九、十、拙著。

註⑤ 「中共在寮國及克什米爾秘密築路」、一九六九、六、十、「華府星報」、廿七、紐約「每日專欄報」、廿、英倫泰晤士報、卅、「紐約時報」。

部隊一萬七千人，經過十七年的歲月，所築的全長五百英里公路網雖已完成，但北平方面原表示無意撤退其駐軍，不料最近由可靠人士報導，所有中共駐于察北的部隊均已撤離，泰國政府有關官員，亦認爲此項消息十分可靠<sup>⑥</sup>。

由于『滇察公路』，從雲南一直伸到與泰國青萊府昌盛縣一水之隔的北濱，使泰共取得中共的軍援，可以朝發夕至，所以曼谷政府有關單位，對察北的動態，隨時都在嚴密監視之中，其證實中共軍隊確已撤離察北，斷然不是空穴來風，至九月十九日，曼谷方面更探悉了中共在察北的文職技術人員，共計二千五百人，亦在撤軍以後繼續撤出，因爲察共兵員與人力均感不足，所以祇有由河內派兵接防，及接替中共人員遺留的任務<sup>⑦</sup>，再證之以中共北平市長吳德，于九月十八日，面告到訪的巴黎市長席拉克：指出察國已全部受到了越共的控制，並猛烈抨擊此一山國，到處都是蘇俄專家<sup>⑧</sup>，更說明了中共在察北確已沒有立足之地了。

#### 四 發人深省的永珍廣播

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，爲中共駐察北的部隊和文職技術人員何以全部撤退？雖然此一崇山地區早已鐵幕深垂，其真實情況難以探悉，然而中共駐軍如果是出于戰敗而被迫撤離，則泰國有關單位，便早已得悉了戰訊，曼谷情報單位對察北動態經常都在嚴密監視，以便防堵泰共從滇察公路獲得軍援；且泰國軍方接管的美方電子偵測站，對察國的情況更可窺視無遺，假如察越共軍與中共駐軍發生了戰鬥，其所動員的兵力，必須與爲數一萬七千人的中共部隊旗鼓相當，以如此規模的戰爭，斷然無法掩蓋泰方的耳目，今曼谷並未有察北發生戰爭的傳聞，可見中共駐軍，並非出于戰敗而撤退。

至于近半年來，察北是否平安無事？這從永珍的廣播透露，即已表明了到處都是盜賊蜂起，形成地方動亂不安，據五月十五日的若干地區，從事趕走企圖擾亂和平與製造動亂的盜賊和土匪<sup>⑨</sup>。豐沙里毗連雲南，乃親北平的察共基地；永西和北越接界，鄰近親河內的察共窠巢——桑怒，而被察共作爲掩體的『愛國陣線』總部，先前設在永西，至一九七四年始遷往豐沙里，在中越共的關係日益惡化，察共陣營又因事齊事楚爭端而內訌激烈的當前，此兩省的地方不靖，便不能與其他各省一律衡量。

據『法新社』引據曼谷觀察家的分析：因爲這兩省都是察共的老巢，所有反動派都已早被清除，加上地方都經過共黨的嚴密組

註⑥ 「合衆社」洛杉磯電，一九七八、六、十五。

註⑦ 香港「星島日報」，一九七八、九、廿，引據「法新社」曼谷十九日電。

註⑧ 「中國新聞社」北平電，一九七八、九、十八。

註⑨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八、五、十六、一版。

織，無論鄉村城市，無不到處都是鐵幕重重，其內部既不可能產生土匪盜賊，外地的宵小，更無法滲入活動，可見廣播所指的盜匪，不過是代名詞，並非真正的賊寇<sup>⑩</sup>。雖然寮國自變色以來，到處都興起了反共抗暴的烽烟，而反共愛國志士所領導的各種秘密組織，更如雨後春筍，早已深入到各階層，連永珍街頭，亦經常出現他們的反共標語傳單；抗暴武裝，更公然佔領過軍營，不過無論豐沙里或永西，都為獲有中越共就近支持的寮共所盤據，經過幾十年的殘酷統治，在飢餓與組織的嚴密控制下，反共份子自然難以滲入而有所作為。

再從廣播所稱的盜匪，為具有破壞和平及製造動亂的企圖，可見對方並非為了盜取財物，而是另有政治任務，既然他們不可能站在反共立場，則其製造的動亂，便唯有認定乃寮共兩派各為其外國主人互搞顛覆所形成，至于如何收平動亂以恢復和平？據廣播指出：兩省都已動員了地方部隊，黨政幹部及所駐的國防軍，且須日夜奔忙，才能保衛某些地區，這便說明了此項保衛任務，儼然是如臨大敵，並非像一般巡緝盜賊，再由中共的駐軍不得不自動撤出寮北，連滇寮公路局的工務與管理文員，亦不得不隨同撤離的事實，更可見在這一場寮共兩派各為其外國主人所展開的滲透顛覆鬥爭中，豐沙里方面已經慘敗。所以中共駐軍及其經過十七年辛苦經營而成的公路，都不得不拱手讓給越共派軍填防而坐享其成。

## 五 印支變色後對寮國爭奪的第一回合

中、俄、越共在寮國的長期鬥爭，前文已提及的，為前一階段——即越戰初期克宮對河內求援充耳不聞時期，乃使中共在寮國得以放手清除親俄派，幾使蘇俄在寮國的勢力被它一掃而空，至一九六五年柯錫金訪問河內開始給予軍援，這才藉其在河內日益增高的影響力，重新伸入寮共陣營，並以斡旋永珍與寮共和談而贏得溥瑪的倚俾，使它的勢力在寮國捲土重來，不過蘇俄苦于在寮共陣營沒有基礎，必須透過河內，方可爭取到越共在寮國的分支，當河內對俄毛鬥爭竭力置身事外期間，莫斯科根本無法與北平爭奪寮共，到越戰末期，河內忿于北平拉攏華府而賣友求榮，遂一變而靠攏蘇俄後，這才形成了俄越聯手謀奪寮國，使中共對寮共的影響力從此改觀。

不過寮人一向對越人沒有好感，再加上越共早就暴露了統治寮國的野心，所以一般寮人對它所卵翼而成的寮共，都視為蛇蝎，趨避唯恐不及，寮共雖命名為『寮國人民革命黨』，但仍不能掩蓋寮人的耳目，故不得不以『愛國陣線』為掩體，其實『愛陣』乃由寮國的憂時愛國知識份子所組成，在二次大戰期間，便設有『巴特寮』（Pathet Lao）流亡政府——亦稱『戰鬥寮』，與『自由寮』一致爭取獨立，至一九五二年，越共首次侵入寮國，在其寮北基地成立的『巴特寮』政權，並以『愛陣』出面為執政黨，便

註⑩ 「法新社」曼谷電，一九七八、五、十五。

是深悉由越共分支而來的寮共，斷然無法爭取寮人歸心。

寮國獨立後，由于政府與民意機構無不仍然操縱在王室貴族手中，財富亦復如此，而且他們在司法與仕途升遷上都有特權，所以一般進步知識份子，大都同情「愛陣」所標榜的五項改革目標——包括司法、軍公人事制度的革新，提高教育水準，開展與西方國家關係，建立統一的民主政府以及澈底剷除貪污、特權，因而使「愛陣」的組織與影響力日益擴大<sup>①</sup>，惟以河內已將其領導階層納入了寮共組織，在幕後控制得非常嚴密，對「巴特寮」所屬的武裝部隊，更嚴加掌握使其完全隸屬於駐寮越共軍的指揮之下。

同時，寮國人的反越南傳統意識，更因越共駐寮部隊的趾高氣昂，儼然以主人自居，及其強迫征糧而日益增長，連「愛陣」領導份子及「巴特寮」部隊官兵亦感到忍無可忍，至一九七〇年，北越部隊因與高棉作戰，使寮南一變而成爲北越的大後方，其規定的征糧額已使寮國農民無法負擔，當「巴特寮」寮南軍區司令馮瑪上校，在與越共駐軍會議席上，堅決反對將征糧額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而遭到當場鎗決後，乃使「愛陣」及「巴特寮」官兵的反越共暗潮，益形澎湃，雖河內不斷派出「文工團」進入寮國展開「越寮團結月」活動，亦無補于事<sup>②</sup>，所以中共在一九七三年于永珍三度組成聯合政府期間，得以乘機拉攏「愛陣」。

## 六 越俄在寮國對中共的反擊

巴黎停火協定促成寮國和談，原是美俄和中共一致努力的結果，河內雖並不樂意，但由于它所卵翼的「寮國人民革命黨」既無法出面，而作爲其掩體的「愛陣」又熱中于參加永珍政權，蘇法努馮等更一再表明寮國左派堅持其民族獨立立場，決不受外國的操縱，永珍聯合政府成立後，亦斷不容許領土上再有外國軍駐留。在在顯示「愛陣」已與河內離心脫輻，而其總部由永西向豐沙里遷移，尤可看出此一寮共的外圍組織，已經琵琶別抱而投向北平。

不過由于當時的蘇俄正與中共向美國爭寵，對寮國亦極力促使和談成功，以致河內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，也無法破壞和談，而且參加永珍聯合政府的左派五名閣員中，以顯明態度傾向北平的即有三人，包括副總理兼任外長的「愛陣」祕書長馮維吉，新聞部長范沙克，經濟部長蘇斯比，其餘兩名左派副部長對中共究竟事齊事楚？也站在曖昧的立場，同時馮瑪每逢出國，都將其總理職權交由馮維吉代行，使另一右派副總理備受冷落，可見當時的溥瑪已和「愛陣」一致，主張引中共勢力以阻止河內置寮國于附庸

。至南越變色，一般都担心寮國將成爲河內併吞的下一目標，但溥瑪卻有恃無恐地指出：河內在軍事上雖已席捲了南越，但並不

註① 「寮國的政治精英與政局發展」，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四、十、十三、二版、徐本欽撰

註② 「寮國新聯合政府的評估」，本刊，十三卷、三期、一九七三、十二、十、拙著。

表示越南已從此統一和平，要解決南越的政治與經濟難題，更須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，所以在五年至十年之間，尚無暇顧及寮國<sup>⑬</sup>，這便是他深悉寮國左派既已遠北越而親中共，且當時在表面上尚與河內分庭抗禮的西貢「南解」政權，在北平及其所控制的寮棉共一致支持下，河內更難令寮國俯首稱臣。

但至一九七五年秋冬之交，全寮各地掀起了學潮狂瀾，以暴亂驅逐右、中兩派官吏，接着皇家部隊紛紛發生兵變，將右派軍官脅迫離職，從而打起了紅旗，加上反美浪潮洶湧，迫使右、中兩派文武官員都不得不出國流亡，永珍的聯合政府，也完全入於左派掌握，具有美式裝備而人數又超過共軍一倍以上的皇家三軍部隊，也都對共軍不戰而屈，不料正於此時，一向隱藏不露的「寮國人民革命黨」——寮共，突然從幕後走出前台，除寮王被廢，三派聯合政權遭到推翻而外，新成立的寮國「人民民主共和國」，更以該黨書記長凱山為國務總理，第一書記努哈克為副總理，而此兩名掌握永珍實權的新貴，却都生長於河內，也是越共的螟蛉<sup>⑭</sup>。至於一向作為寮共掩體的「愛陣」，除蘇法努馮被捧為共和國主席外，親中共的馮維吉、范沙克及蘇斯比，都被迫出國流亡，赴北平接受庇護，從此永珍政權即成為河內的傀儡，蘇俄的軍經援助與顧問專家亦源源湧入，中共駐永珍使館一變而為門可羅雀，這便是俄越聯手，在寮國的爭奪中給予中共最狠毒的傑招。

## 七 北平在寮國的黑手

不過寮國青年學生擁護「愛陣」，其所興起的排右反美狂瀾，並不表示親共，更不表示願意靠攏河內，因為全寮上下無論是保守者或站在中立立場的人，無不堅決反共，他們認為「愛陣」不過是反對王室貴族壟斷政權，主張政治開明的政黨，而且堅持熱愛國家民族維護獨立的立場，至於反對寮國淪為越共的附庸，不僅保守與中立派如此，連大多數寮共成員亦復人同此心，河內先前之所以不敢讓它羽翼的寮共出面，正是基於此種顧慮。迨寮共兩巨頭從一向名不見經傳而突然坐上了永珍的一二把交椅，儼然以河內代表人自居，自然激起全寮各地的紛紛叛亂。

自凱山政權成立以來，寮國到處都是鼙鼓聲喧，連永珍都經常是砲聲隆隆，其叛亂勢力除皇家部隊未投降的官兵，及由美國中情局編練的反共苗人特種兵團，一致奮起向寮共駐軍分進合擊而外，另有各地揭竿而起的抗暴義師，更重要的，是寮共武裝部隊中的民族派，亦羣起反抗永珍的河內傀儡政權，如寮共寮南軍區司令保年上校，便早已率部與前皇家陸軍總監邦烏親王統帥的義軍並肩作戰，迅即形成了反共抗暴與反越共吞併等各派勢力合流。<sup>⑮</sup>

註⑬ 「寮國政權變色的背景與影響」，本刊，十五卷，三期，一九七五、十二、十、拙著。

註⑭ 同註⑬

註⑮ 「寮共政權面臨的動亂」，本刊，十六卷，七期，一九七七、四、十、拙著。

寮共政權的基本部隊不過兩萬人，且裝備訓練不足，其用于清剿四面八方叛軍的主力，祇有依賴收編的皇家部隊約共五萬人，但由於到處的交通都遭到嚴重破壞，而全寮各地蜂起的反共義軍，又都採避實攻虛及互相策應的戰略，致使寮共疲于奔命，更何況作為永珍政權主力的右派部隊，又往往陣前倒戈，當永珍政權已有朝不保夕的緊急關頭，河內便唯有抽調其正規部隊開入寮國平亂，越共國防軍在南越既須應付風起雲湧的叛亂，更須嚴防棉共武裝的突擊，原已深感兵力不敷調遣之苦，故其派兵入寮平亂，的確是負荷太重。

再由河內與永珍一致指控中共支援寮國山地民族叛亂，並稱苗將汪寶曾潛赴過北平的消息以觀<sup>⑥</sup>，我們便不難想見寮國叛亂的擴大升高，迫使河內不得不派重兵入寮，無論就中共所指的棉共在棉越邊境的長期作戰言，或就中共暗中支持的南越叛亂言，都具有分散河內兵力的作用。由此亦不難了解：正當中越共為越南華僑問題之爭造成邊境風雲緊急，彼此都在陳兵準備不惜一戰之際，北平突然將其駐紮于寮北的部隊一萬七千人撤退，拱手讓給河內派兵填防，自亦有其陰謀在。

## 八 結論

從表面上看：寮北地區的中共駐軍已由越共軍所取代，北平不僅喪失了南援泰共西護緬共的基地，且因此無法控扼北越的側背，而其滇省西南反遭到俄越的窺伺。但在實際上，這無異讓河內陷入寮國的泥淖，迫使其有限的兵力，除須對付棉共及南越叛亂陣營外，更須因應中共陳兵邊境的重大壓力。河內在寮南駐有三萬人的正規軍，是爲了應付當地叛軍的日夜襲擊，其維護胡志明小徑，及防守川壩、永珍與瓦瓶平原的兵力，亦不下三萬人。

以總兵力不過六十萬人的越共，除海、空軍及後勤部隊而外，陸軍兵力約共四十萬，在寮國便拖住了六萬人，且又須增兵入寮北填防，及加派重兵與中共的增兵在邊境對峙，無怪其在棉越戰場及南越平亂的兵力不敷調派。棉共總理波特于九月下旬宣稱：越共侵入高棉的武裝部隊已從十四個師抽調到祇剩兩個師，<sup>⑦</sup>這便是河內兵力被寮國及中國邊境所拖住的明證。

誠然，永珍政權從今年以來，已明白表示了對河內與北平的爭端，堅決支持河內。同時中共部隊已撤出寮北，越共立即派兵填防；永珍已關閉中共在寮國各地的領事館，并驅迫大批華僑離境。然而此種情勢對寮國反叛永珍的河內傀儡政權各派來說，則更如火上澆油；何況中共的顧問與補給，早已伸入這些叛亂陣營，不止經由汪寶將軍支援苗人反共武裝而已。<sup>⑧</sup>一般都不了解：越共

註⑥ 「法新社」香港電，一九七八、八、廿九。

註⑦ 台北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八、九、廿六、一版、刊載「法新社香港廿五日電」。

註⑧ 「寮國的反越叛軍」、一九七八、八、廿二、「南洋商報」十六版、譯載「合眾社」特稿、磊暉譯。

所到之處，寮人無不視為寇讎，何以中共駐防寮北的部隊並未造成此種惡感？殊不知寮人除憎恨越共軍的強迫征糧而外，另有寮人對越南傳統的怨恨，至于寮北居民，無論寮族或其他少數民族，都是來自雲南，對中國軍民，一向都親如一家，所以並無歧視。

中共經過十七年長期經營的寮北，無論是否因受越共及其寮國傀儡所迫而撤軍，但其在民間留下反越共的勢力，則屬勢所必然，至于由中共一手哺育而成的寮共部隊，亦勢必隨之撤回滇邊，并將組成特種突擊武裝，在寮北民衆地下反叛組織的裏應外合之下，繼續從事鬥爭，而使越共防軍更深陷于泥淖之中，蘇俄亦無法插手。由此可見寮國情勢的變化，對越、俄、中共在印支的全面角逐，具有重大的影響；且就目前情勢以觀越俄在此一角逐中，未必佔到了上風。

## 西南亞戰略形勢

沈鈞傳

### 一 西南亞洲的戰略地位

南亞亦稱南亞次大陸或印度次大陸，包括希瑪拉雅山以南、阿富汗以東地區的國家：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阿富汗、斯里蘭卡、尼泊爾和布丹等國。至於西亞則是指上述地區以外的「中東」和「近東」的亞洲國家而言，其範圍則由愛琴海到印度洋，從都蘭平原（Plain of Turan）到亞丁灣（Gulf of Aden），包括下列十六個主要國家：伊朗、伊拉克、沙烏地阿拉伯、土耳其、敘利亞、黎巴嫩、以色列、約旦、北葉門、南葉門、巴林、卡達、阿曼、塞普勒斯、科威特和阿拉伯酋長國聯邦等。

由於戰略地位重要，西南亞地區自古便成爲兵家必爭之地。尤其自帝俄以迄蘇聯，一直想從亞洲大陸經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和伊朗插足波斯灣和印度洋，同時也希望從黑海出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兩海峽以控制地中海，進而出直布羅陀海峽到大西洋。因此，自十八世紀以來，俄國就在西南亞地區和英國發生直接衝突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西南亞已成爲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全球防線之中央地帶。最近，印度洋和地中海更是美蘇爭奪海洋控制的焦點。

就海權的控制而言，印度洋確爲當今的戰略海域，尤其最近蘇聯在紅海地區兩岸的戰略要衝——南葉門和非洲之角——的勢力，大爲擴張，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南葉門與蘇聯已簽訂「防衛條約」，隨着五艘俄艦駛入亞丁港，控制紅海南端出口的曼德海峽顯然